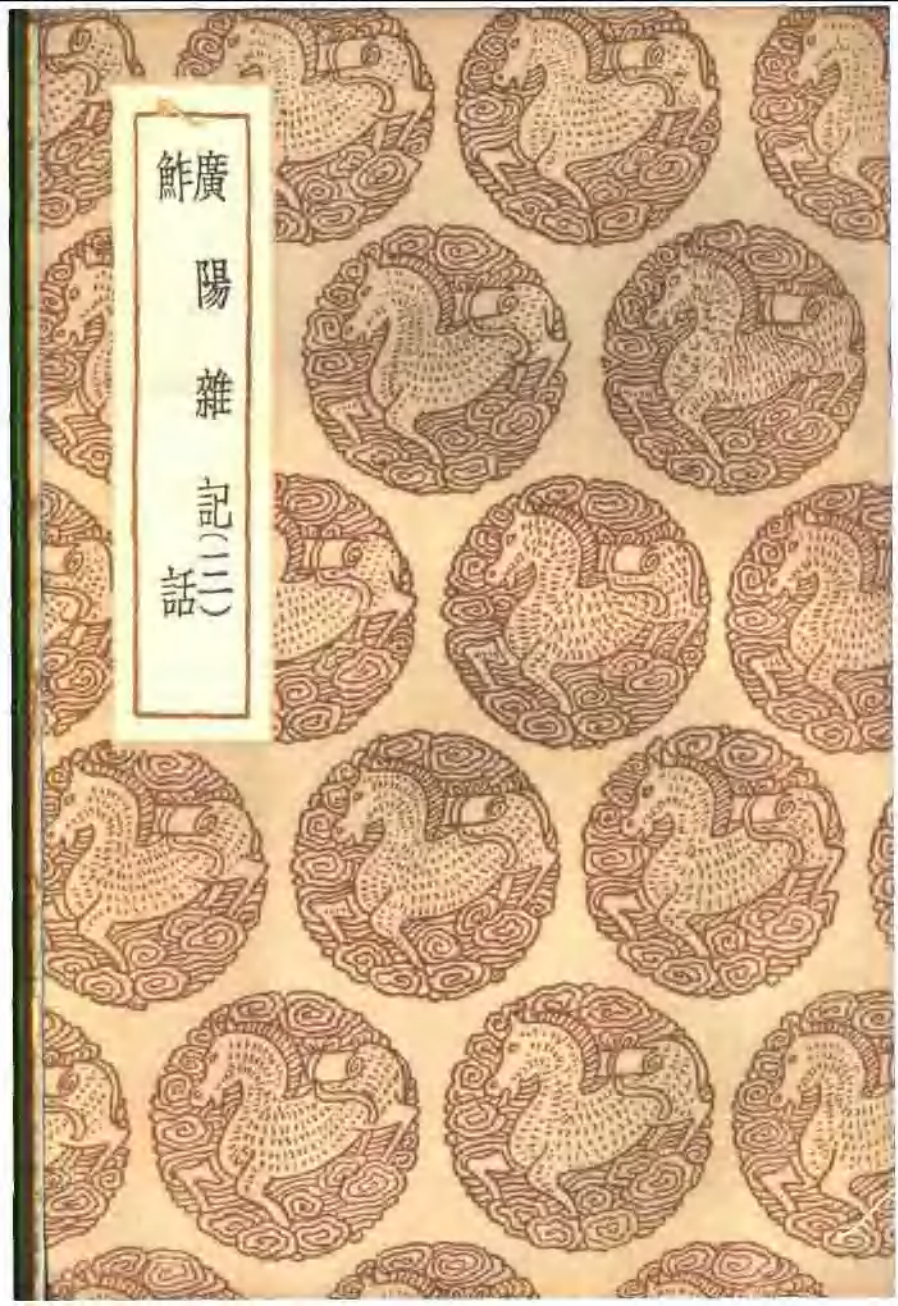


廣陽雜記(三)
話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廣陽雜記及其他一種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詳

發行人

王

昆沙南正路

雲五

印刷所

商

昆沙南正路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各埠
務印書館

序

家弟偉夫。筮仕恩平。去家七千里。音書間阻。至終歲不得一達。長枕大被。寧復容易乎。乙丑春。表叔眉山學士出撫粵西。招予同行。歸過恩平。聚首意外。恩平以彈丸黑子。奇凋異敵。不可名狀。世傳有非山非水。非人非鬼之地。殆將近之。相對惆悵。不覺兩旬。人面則共驚蒼老。官方實無可砥礪。海天歲暮。雨雪載途。余與偉夫。徒增一番慟哭作別。但悔此行之多事也。茲抵皖寓。竹深鍵戶。豈不爾思。情何能已。因念人世所不應有者。隨筆記之。得若干事。誠可慙可笑矣。時同韓子第七。李子文海。管子仲。遂飲白酒。啖鱸。鮮。昔陶母卻鮓。而恩平無鮮。可以奉親。偉夫一官冰冷。僅足供兄弟友生一席。鮮話耳。修世思儼若自識。

鮓話

恩平卽古恩州。古人遷謫地也。

清 遼陽修世思儼若著

恩平屬肇慶。自肇慶南行。陸路三日可到。不能計途程。但終日在黃茅白草中。行人裹飯。須足供三日。飢則啖之。渴則飲澗水。夜則宿風露下。沿途無居人。道路無行旅。羊腸不爲草沒者如綫。特不煩指南車耳。陸路艱於往來。行人多舟行。舟行不抵三水縣十里。便由私鹽窰入裏海。由九江廿竹豬頭山始離裏海。進江門。達新會縣。江門以西。一路小港。寬纔丈許。須候潮來乃可行。潮退則膠舟泥草間矣。過新會復行裏海。至下廟蜈蚣山。始入河。與新會小港同。亦不能計途程。大約所往之地。到則已矣。不得已以日計之。予自肇慶抵恩平。時值初冬。東北風大作。飽颿疾如箭。無頃刻停。尙須四日兩夜。約略殆八九百里也。裏海之水。有進退。無上下。粵東無水不相通。有港皆通。海潮來則諸潮競進。搏激而成滂湃之勢。不相下也。潮去則各潮競退。潮水一退。勢若建瓴。一路忽逆流。忽順流。一日而再變。詢其長年。亦茫然無以應。長年終身此水中。此來則此逆。而彼順。再者則曩之逆者順。順者逆矣。肇慶城下水自粵西來。浩渺如揚子江。已滔滔直抵虎頭門矣。私鹽窰以南高明縣水大亦如之。豬頭山下。已洋洋無涯岸矣。過新會而長沙鎮。水又與高明縣水同。水哉水哉。一葦萬頃。不知身在何處。家在何處也。

繡花鍼王興者，李定國餘黨也。本朝定鼎，興仍負固。據恩平從來催科之法，止於扑責。興則殺擄橫加。恩平近日賦稅除荒，纔四千金。人丁除缺，纔七千餘丁。焦頭爛額，悉斷送於梃笞刀兮之下也。大兵勦興，興闔室焚死。鳳凰山。

恩平間於陽江新會間。予未到陽江，而往返於新會。新會田藉海潮灌漑，潮退則由地中行。潮起溢地上者，纔尺許，不多爲盈縮也。所以不事桔槔，不憂旱潦。平疇如掌，一望萬頃，如鋪錦。西行百里，稻盡而沙草無邊，人踪跡少，便入恩平界矣。

古人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予抵老君堂，去恩平陸路六十里。水路倍之。偶與李子榮十岸行，望西北有古城一區，爲誦此章三過，不覺淚墮。恩平城周圍纔六百四十步，計步弓三百二十步。門凡四，以亂石敗草塞其西北二。

山在城北者石神，城南者鳳凰。其在城西者大人，西北者君子。深林密箐，險惡倍於石神鳳凰。兩山嘉名，錫自何代，殊不稱實耳。

縣治內有溫泉，二士人有知之者，近沒於草，皆不可到。

石神山去城北三里許，遺礎屋基，直接石神山下。相傳昔日人烟叢集，商賈輻輳。今尙存破石樓一間，蓋王興餘燼也。

縣署無頭門二門，勉強向敗牆下設門一合，以蔽道路往來者。無大堂，有牆三面，橫以竹，覆以草，無棟焉。

門柱前令設木屏高五尺闊二尺有五以別內外偉夫孟浪撤而易以門再入步計步弓四步卽令君妻下榻處也。

學宮在縣署西久爲瓦礫場南門城下有三忠祠以草覆竹與縣堂埒先師木主寄焉偉夫減縮衣食就近基建聖殿三間及兩廡二門櫺星門又鑿池以存泮池之意別來兩月嘗奉先師歸廟矣廣文年已七十住草廬兩間不戒於火近日攜孫子還鄉矣。

士子無城居者來則跣足騎牛至城下就河水洗足著屐而後入每來謁偉夫必與飲食無一人知進退周旋之節者偉夫多事必捉襟曳肘而教之予親見偉夫以白面微髭之知縣教白頭諸生拜揖酬酢始終不成禮而罷焉。

城設千總一員督兵二十合兵民胥隸而計之通城不過二百人居民草屋高不過眉睫雞豚犬臥葦中登城望之止有新建先師瓦殿與縣署中瓦屋三間堂皇相映耳。

縣署中瓦屋建自前令偉夫燕居飲食於此牆外蒼翠鬱鬱嬾嬾向人予始以爲竹旣以爲葭蓼皆非也實茅草耳偶夫索予聯予書其壁曰此間不必花名縣畢竟如何虎渡河。

縣無志近日通志之役上司索志不可得諸生某藏舊誌一冊珍重不示人就其家鈔之必索謝偉夫以二金得二部一付志館一留箇中太守又更索一部偉夫以箇中者應之予到恩平亟欲一觀又費偉夫一金得一部僅百餘頁屠沽會計冊子耳殊深好事之悔。

百姓納糧從不到縣。雖以便民之術。百計誘之。終不來。開徵則遣一隸一傭夫。傭夫銀匠也。就欠戶之家求之。或於廬上相值。必卑詞厚禮哀懇之。喜則予以什一。否則羣起爭撻。或潛投蠱藥飲食中。待藥發身死。捕之急則逃往他邑。無室家顧瞻也。

北地趕集。此地趁虛。每虛相期月之一六日。聚四鄉之人於南門河上。啖牛肉。飲酒頭。羅糶稻穀而已。

邑中書手多南海人。此外阜隸公人。無一人未嘗爲盜者。卽噉嚙小豎。纔不過十許歲。亦必是盜子盜孫。非解散之盜。不入公門。若相戒然。此係大隱憂。時和年豐。歲歲大有。僅博得此輩一馴謹耳。

偉夫聽訟庭鞠之下。土人作鄉語。彼此不得了了。偉夫久於此間。或揣摩萬一土人卻絕不省官長話。一堂之上。重譯而後曉。若阜隸行杖。必白官曰。諒責罪人杖下乞免。大呼曰。超知縣公出。胥役郊送。書手版曰。稟議。語言文字之妙。真無間然矣。

堂置木架一座。上置鼓一面。卽以亂縷縛雲板於下。此偉夫升堂號召胥吏之具也。夜間一老人身不滿二尺。蹲鼓下司更。或自三更交五鼓。或自四鼓又交二鼓。從來無倫序。但隨其興會耳。聞偉夫曩者怒命易之。詢通邑無可代者。因仍之。

近城百里無人跡。圍城皆草。偉夫立城上。懼其藏虎豹。取火鄉城下。遂至燎原。四五日不熄。絕無民間廬舍之虞。夜起望石神山野燒。一大觀也。

土地神不塑像。亦無廟。取地上石塊覆破甕下。

石神山祠在山之西。前人駕屋於斷崖上。土人亦但向斷崖下拜。兵火後。併數椽而無之。有傳石神山祈子屢應者。予念偉夫年將三十尚無子。乃扶筇登山。於荆棘中得舊碑一片。亦備載土人祈子屢應狀。因勸偉夫新其祠。偉夫謝不能。力強始就。計費三金。予濟其半。

偉夫近日留心篆籀。以豈有此理。草草及自家意思。自家知等語。鐫印皆極古雅。想見官有餘閒。庶幾作吏不俗。

通城無三尺許平淨地。處處皆瓦礫。生野葛。結於上。予與繫十步城上小立。謂此地恐多蛇。言未已。一蛇丈許。竄膝下過。

偉夫洩任之初。城中無犬。犬有大如拳者。便烹食之。居民種菜。家止一株。土培瓦罐中。需次而食。先甲之老者。以待嫩者之老。地援冬不凋。予謂恩平菜是木本。殆將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也。

土人號火酒曰酒頭。飲二兩輒腸痛如抽。偉夫因予飲。專人入廣州買蕪湖酒。以博阿兄之醉。予感其意。不忍狼籍。歸舟載之。度嶺抵皖。猶存十瓶。此酒之生入玉門關也。

虛中糴糴。多用古錢。皆唐宋以遺法物。

城內多鷓鴣。署內種甘蔗成林。予到來兩旬。但與偉夫默坐飲蔗漿。聽行不得也。哥哥而已。

恩平產蔗。尚有柑子可食。餘惟酸澁不可入口之羊桃耳。偉夫因子來。購紅膏蝦黃蝦對以果老饕之腹。悉得之。鄰邑陽江。他如覓寸絲尺布。必遣人於九十里外之長沙。新會屬鎮也。

通城中止有樹二株。一柚子樹。在城隍廟。一佛桑樹。在縣署中。樹雖少。喜較他處所有不大雷同耳。土人無論男女。皆不著褲。以絡麻布數尺圍下體。

水桶用二陶器。以橫木二段作人字式。置器中。活機括以便出入。此恩平人絕世聰明也。土人無釜。家家以瓦瓶煨飯。呼爲砂包。

牛可代馬。竭終日之力。可行六十里。明日便不能再行。

冬仲燕子不去。豈辭巢後得得來此耶。